

联合国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 20 次会议

1980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

下午 3 时举行

纽约

第 20 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马洛伊先生（爱尔兰）
(副主席)

目 录

裁军项目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一般性辩论

发言人：

蔡先生（新加坡）

热尔马先生（多哥）

埃兰先生（以色列）

姆克维祖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吴震先生（中国）

莫伊尼先生（伊朗）

扎伊米先生（摩洛哥）

工作计划

*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印发。

Distr. GENERAL
A/C.1/35/PV.20
23 October 1980

CHINESE

96-86085

下午 3 时 15 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31 至 49 和 121 (续)

蔡先生 (新加坡): 由于这是我的第一次发言, 所以请允许我向主席表示祝贺, 祝贺他被一致选举担任第一委员会主席这一要职。我确信, 在他的精明指引和干练领导下, 我们在共同努力以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生存之地方面, 将会取得进展。我还想对本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所当选的成员表示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

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最初的两枚原子弹之后, 世界便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随着核时代的到来, 人类创造了这种能够毁灭人类生存本身的绝对武器。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在其发言中对核战争的浩劫所作的强有力的生动描述,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联合国的一项专家研究报告称, 现有的 4 万枚核武器的综合爆炸力, 已经是摧毁广岛的那种第一代原子弹爆炸力的 100 万倍。我们还得知, 核武库内的摧毁力量足以消灭世界上的每一位妇女、男人和儿童十次以上。好象这种摧毁力量还不够大, 超级大国正继续在质量上改进并在数量上增加它们的摧毁力量。

联合国的创始人在创建这一世界机构时希望, 在本世纪内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人类, 能够避免使用武力的做法, 通过联合国和平地解决任何双边和多边问题。他们曾经希望, 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中的国际行为准则, 能够指引各国和睦相处。代表着世界人口的 154 个主权国家, 曾保证尊重并坚持本组织的崇高理想。如果每个国家都忠实地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我们就不会面临目前紧张的国际环境、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核武器横向和纵向的扩散、局部战争以及相互间的不信任了。

我们为什么会处在这种令人可悲的状态? 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 是因为

我们努力得还不够吗？

在本次辩论期间，我们听到许多代表就谁应对裁军方面缺乏进展负有责任的问题激烈地进行指责和反指责，显而易见，在这个讲坛上是不会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达成任何一致看法的。尽管如此，请允许我发表一下我国代表团的观点，并且对这个极为复杂的事项补充一下另外一种看法。作为一个在任何特定的权力集团中没有任何既得利益的、不偏不依和不结盟的小国，我们有条件较其他国家更自由地发表我们的见解。

在三个星期的一般性辩论中，在我之前的一些发言人出色地论述了提交给本委员会的 20 个裁军项目的各方面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尽管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未能制止核军备竞赛和常规军备竞赛，以及未能阻止核扩散，似乎确实令人失望。

在解释这种不幸状况时所举出的最通常的理由，就是缺乏政治意愿。尽管在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工作和无数的研究报告和决议之后仅取得了一些不如意的结果，但似乎有这样一点一致同意的看法，即第一委员会和各裁军机构必须继续努力工作，并且希望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措施方面能取得重大突破。在沮丧中放弃努力这另外一种抉择是无法想象的，因为所关系到的正是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新加坡代表团完全同意这些结论，它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呼吁大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缓和与裁军是同一钱币的正反两面。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为在局势紧张、冲突迭起的时候，裁军努力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是常识问题。但现在情况是否这样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近 20 年的缓和情况，我们一定会真正失望地注意到，我们不但没有向着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总的方向取得进展，反而似乎正在走上一条令人头昏眼花、毫无控制的、永不完结的军备竞赛的道路。

一些事实和数字将会说明这种情况。全球军费的实际费用，已经从 1950 年的

1300 亿美元增加到 1980 年的 5000 亿美元，几乎是原来的 4 倍。在常规军备竞赛领域，常规军备在过去 5 年来一直在以每年 25% 的速度增长，与 1950 年代相比，军事力量增加了 8 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 20 年中，第三世界的军费一直以较其国民生产总值快得多的速度增长着，前者的增长速度大约为 4.5 倍，后者的增长速度大约为 3 倍。

注意到这样一点也是很恰当的，即在这段缓和期间，一个大国在战略核竞赛方面已经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这个超级大国希望实现大致的核均势，以免永远处在担心遭受另一超级大国的恐吓和统治的恐惧之中，对此，我可以表示理解和同情。国际社会曾经希望，这个超级大国在实现了其长期梦想的愿望之后，能够利用其新获得的实力，为世界和平与和睦做出贡献。但是，我们失望了。

我们之所以失望，就是因为这个超级大国最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直接和间接地制造了两起大动乱，因而加剧了已经很紧张的国际局势。在 1978 年，它向其盟国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使其能够入侵柬埔寨。1979 年，它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干涉阿富汗。在其中的一个事例中，它试图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声称这次武装干涉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被推翻的那个政府根据一项现有的条约安排曾经要求提供军事援助。在另一个事例中，据说那次干涉行动是根据一项入侵之后两个月才缔结的条约所提出的要求而进行的。

国际社会断然拒绝对这些干涉行动所提出的辩护理由。绝大多数国家投票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提出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决议，便是世界没有被欺骗的最好证明。

我认为，缓和精神已遭到严重破坏，这是进行裁军努力的真正障碍。正如我早些时所讲的那样，缓和与裁军是不可分割的。决不能有选择地把缓和应用于裁军领域，而在其他方面则又忽视缓和。有关方面由于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进行武装侵略，而负有严重破坏正发展中的相互信赖和信任环境的全部责任，没有这种相互信

赖和信任的环境，就不可能在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取得进展。

一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在这个讲坛上始终缓和正处在失败的边缘表示关切。它们指责另一个超级大国制造一种反缓和的情绪，以便它可以重新推行实力政策。为了表示它们热爱和平的本性，它们提出了某些减少战争威胁的具体措施。虽然这一提案听起来很合理，但我们必须要对其提出者的诚意表示疑问。如果有关的这个超级大国真诚希望控制军备竞赛，那么它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从阿富汗撤回其武装部队，并且劝说它的盟国在柬埔寨也这样做。只有表明它没有任何扩充其帝国和控制他国的愿望，缓和进程才能恢复活力。缓和是一个整体进程，决不能有选择地加以利用。在一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正进行对外的军事冒险的时候，缓和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要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继续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只要它们继续寻求控制其他国家，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它们有关减少战争威胁的提案及其他此类的提案都是为了欺骗世界舆论而炮制的。我们应该通过它们的行动，而不是通过它们的言词对其做出评价。

让我强调这样一点来结束我的发言，即没有一种相互信赖和信任的气氛，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就不会取得任何重要进展。在 70 年代的十年间，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平息下来，缓和进程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最近两年中，一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两次给予缓和进程致命的打击，因而为军备竞赛增加了新的动力。如果我们准备要恢复原来状态的话，如果我们要给缓和带来第二个春天的话，这个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就必须要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其武装部队，并且通过其行动而不是通过言词来表明它们愿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及国际法生活。所以，责任应由它们来负担。

热尔马先生（多哥）：在我首次在这里发言之际，我首先谨向主席表示多哥代

表团的祝贺，祝贺他被一致选举为本委员会的主席。我们确信，他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工作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的保证。我们还要向本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表示祝贺。

裁军问题的重要性无须进一步证明，因为这是一个有关地球上我们所有人的生存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核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人类的毁灭，这对任何人来说的确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爆发这样一场战争，它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许至多只有几天时间。但就在这几天中，我们不仅将会看到人类多少世纪以来满怀勇气、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及信念所建造起来的一切都遭到毁灭，而且还会看到人类自身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荡然无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善良的人们对史无前例的野蛮和破坏时期的种种暴行记忆犹新，他们怀着使人类后世免遭战祸的高尚希望，创建了我们这个组织。但是这一目标仍然没有实现，因为自联合国创建以来，战争就从未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完全消失过。不过没有人可以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我们没有遭受过一场全面性的冲突。然而，局部冲突却在亚洲、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倍增加。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还目睹了一场为拥有和发展核武器及常规武器而进行的冒失的竞争。达到天文数字的巨额费用被用于这些武器的制造与不断改进。在补充核武库方面，每天都要投资 1 亿美元。据估计，现在有 6 个国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不过，还有另外 18 个国家在其领土上贮存有此类武器或者拥有导弹发射基地。

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一些大国已经从制造原子弹发展到制造氢弹而后又发展到制造中子弹。这些可怕的武器的破坏力也有了增加，从千吨级的梯恩梯当量增加到百万吨级的梯恩梯当量。在常规领域，还生产了许多新武器，特别是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及放射性武器，这些武器也是一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这样，在今天，人类的极小一部分人就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将全人类毁灭数次。

请允许我们谈一谈，无论是核军备竞赛还是常规军备竞赛，其根源究竟何在。

首先，制造并不断改进所有这些武器，这是因为有些人宣扬各种威慑理论，以便通过在各种破坏力量之间建立稳定的均势，来阻止一场全面冲突的爆发。无论人们怎样赞誉这些理论，我们并不认为这些理论应该被视作确保国际和平的决定性手段。如果人类真正希望免遭战祸，那么就on应该尽可能快地抛弃这些理论。谁希望和平谁就要准备战争，这条古老的罗马原则能够一时提供相对的稳定，但它或迟或早将要导致战争。过去的那场战争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因为罗马人和当时的人所使用的武器在今天来看只能被认为是一些原始的武器。现代武器越来越趋向于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核弹强大得足以消灭整个人类。因此，我们认为，鉴于这种武器在有可能使用后所产生的后果，就决不能以它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而只要这种武器在地球的某处存在，就决不能忽视使用这种武器的可能性。

在矛与盾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仍在继续的时候，国际社会不应抱有任何幻想，矛总是在试图刺透盾，而盾又总是在试图抵挡住矛的进攻。这就是为什么导弹的生产导致了反导弹的生产，而后又导致了反反导弹的生产；转过圈子来又要去研制反反导弹的导弹。

第二，军备竞赛来源于目前似乎是在推动大国的那些争夺统治权与优势的欲望。如果不存在那种争夺霸权和领导权的欲望，军备竞赛这个问题将比较容易解决。

第三，大国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形成的那种严酷的敌对关系，目前似乎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两种意识形态目前决定着我们要划分为两个集团，现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这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

第四，归根结底，不信任似乎是整个人类为确保进行有效裁军所必须摧毁的最强大堡垒，因为尽管我们刚才列举了所有这些理由，也就是威慑理论、争夺统治权

的欲望及敌对关系等等，但看来目前共同的意见是赞成全面裁军，而不信任则是真正裁军的主要障碍。每一方都不知道另一方是否真正希望裁军。这种担心的态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一向是人类个人之间或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既然人类受到被原子弹彻底毁灭的威胁，也许现在该是改变这种不信任的时候了。

多哥代表团认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决不可能通过疯狂的军备竞赛和危险的恐怖均势而实现。除非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和严格尊重我们这个组织宪章中的法律和道义原则，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以及尊重所有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国际和平与安全就决不可能真正建立。关于这一点，目前的各种武装冲突是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

无核武器区数量的增加也将导致世界和平与安全。按照这一推理方法，多哥代表团特别重视非洲的非核化，特别重视有必要阻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获取核武器。我国代表团向那些在核领域与南非进行勾结的西方国家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它们结束这种勾结活动。多哥代表团还支持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中东的非核化。实际上，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局部非核化以及和平区的建立决不能视为终点，而只能视为全面彻底裁军方面的一个步骤。这就是为什么多哥代表团欢迎以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为代表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的原因。

在那次由包括多哥在内的不结盟运动国家倡议举行的会议上，国际社会注意到裁军是整个人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决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来操纵，不论它们有多么强大。那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组成及委员会会议的进行民主化。多哥对这一变化表示满意，然而多哥继续完全支持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的谈判。多哥欢迎缔结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它希望这些协定不久将能得到批准，尔后将签订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多哥支持大会第 34 / 75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宣布 1980 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我们希望这个十年将能使我们朝着我们的目标取得显著的进展。多哥代表团认

为，为了实现全面彻底裁军，采取下列措施是必要的。

在核领域，按照时间顺序，这些措施是：禁止生产新的核武器及禁止一切核试验；将核武器限制在目前的水平上；在相互及国际监督下减少现有储备；同样在相互及国际监督下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

在常规领域，这些措施是：立即削减军事预算；大量地均衡削减常规部队和武器。

没有有关各国，首先是那些对于这些武器的存在负有绝大部分责任的大国的真正政治意愿，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不可能实行的。如果专家们在各方面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值得称赞的技术工作，仅仅是用以对目前军备竞赛的局势做出冷静评价的话，那么这种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

裁军问题是人类的一个问题。人类必须消除歧见，重视使其团结起来的因素的重要性，这样和平就将会实现。

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进行反省，并且自问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将大量的资源耗费在军备竞赛上的同时听任儿童由于缺乏照料和食物而死亡，是否符合人性。每年都有 4500 亿美元专用于军备，而每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却仅仅为 200 亿美元。有 50 多万研究人员和科学家正在从事军事科学实验，运用他们的才华在寻求一种将能更彻底地摧毁人类的武器。人类的很大一部分人仍在遭受饥饿、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专用于军备的巨大资源中的极小一部分，就足以拯救那些正在忍受这些折磨的人。人类的资源必须要遵循连通器的原则，以便使过满的容器中的物质流向空的容器。军备竞赛直接损害了发展。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既然军备的生产无法依靠其他手段继续下去，那么它就以损害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办法继续进行。我们不应该再进一步去寻找导致目前世界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让我们放弃那种对军备的狂热关注吧，让由此腾出的资源专用于改善地球的生活环境吧。要放弃那种对军备的关注，国际社会就应该认真地要求继续在人们头脑

中建立将使他们更为镇定，并且更无恐惧的思想基础。联合国自创建以来便从事这项任务，它应该持续不断地得到各国的支持。

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是一位热爱和平和主张对话的人，多哥在其总统的鼓励下，准备对所有那些可能有利于在各国人民间建立信任的措施提供支持并为之做出贡献，建立信任措施对实行真正的合作而言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多哥代表团由于采纳其国家元首关于确信对青年人的教育对一切协调发展而言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的意见，就像其在上届会议上那样，已成为由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关于创建一所和平大学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们确信，除非在人们头脑中建立裁军的思想，否则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多哥代表团向所有国家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它们停止军备竞赛，为了所有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在国际关系中建立一种有助于目前进行的裁军谈判取得圆满结果的信任气氛。

埃兰先生（以色列）：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的第一次实质性发言，所以我愿意与参与此次辩论的其他代表团一起，向奈克先生及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表示良好的祝愿。

在象本委员会年复一年地进行的那些有关裁军的多种项目的讨论中，我国代表团过去在其每年的发言中都选择就这一问题的某一特定方面发言，诸如科学的作用或石油美元在常规武器的生产、转让和使用急剧增加方面的影响等。今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裁军与安全安排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专家小组正在编写一份有关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报告。不过，该研究报告的提交时间再次推迟了，在没有见到这份报告的情况下，请允许我们就这一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裁军或军备控制就成为多边讨论的议题，并且

这一问题也经历了几次概念上的变化。在这一方面，注意到国际联盟盟约专门涉及裁军问题的条款与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之间的差异是很有趣的。首先，该盟约把军备控制看作是每一会员国在加入国联时就保证履行的一种义务，而在联合国宪章中则没有类似的规定。此外，该盟约的整个第8条都是专门关于裁军问题的。该条的措词值得回顾一下：

“1. 国联会员国承认为维持和平起见，必须削减各本国军备至足以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低限度。

2. 行政院，应在估计每一国家之地理形势及其特别状况下，拟订此项削减军备之计划，以便由各国政府予以考虑及施行。

3. 此项计划至少每十年须重新考虑及修正一次。

4. 此项计划经各政府采用后，所定军备之限制非得行政院同意，不得超过。

5. 国联会员国同意，私人企业制造军火及战争器材引起重大异议。行政院应建议防止私人企业制造之恶果之办法，惟应适当考虑未能制造必需之军火及战争器材以保卫其安全之国联会员国之需要。

6. 国联会员国承诺将其关于军备之程度，陆、海、空军计划，以及可为战争服务之工业情况之情报进行充分坦诚之交换。”

与盟约的裁军条款相比，宪章有关裁军的条款就有点不那么一致，不那么具有强制性。

盟约和宪章对于裁军问题的态度上的差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欧洲的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的反映。1918年之后，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军备竞赛的结果，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在海军军备领域进行竞赛的结果。另一方面，1945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却被归之于盟国和苏联方面缺乏军事准备，据说这怂恿了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冒险做出了军事解决的决定。换言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宪章的起草者心照不宣地承认各会员国拥有军备是不可避免的，但却认为势力均衡是进行军备控制以及最终进行裁军的先决条件。

对于作为战争原因的军备所起的作用有两种思想认识，这里不是对这两种思想认识进行比较分析的地方。说它们是在本世纪上半叶基于一种纯粹的欧洲经验所形成的就足够了。军备竞赛及其与安全的联系的问题，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并不仅限于欧洲，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带来了过去所不存在的新的因素。

正如在本委员会以前的辩论中，以及在诸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出版物中所指出的，自从 1945 年以来，全世界发生了 135 场战争。自 1979 年召开关于裁军问题的第十届特别会议以来直到本届会议，在非洲、中东及东南亚一直在进行并且正在进行激烈程度各不相同的四场战争。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超级大国，不仅对邻近该冲突地区的国家，而且也对其他地区的国家产生政治和经济的后果。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愿意明确无误地说明一点，接下来所要发表的评论是针对世界本身的形势而言，并不特别适用于以色列。从工业发展方面来看，我的国家很不容易划进任何一种确定的类型。在某些领域它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它又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尽管它进口武器，但它又可以在本国制造它的大部分武器，并为进口装备生产备件。

对于最近 30 年来卷入军事冲突的大部分国家却不能这么说。我们在这方面面临的是常规武器的扩散和战争增多的一个新的情况。要想充分了解某些现代冲突的性质，或许必须要将现代冲突与过去的冲突作一比较。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这样的对手之间进行的，一般说来，它们本身都是军备的生产国，在工业上高度发达，拥有工业和后勤的基础设施，可以向其军队迅速地定期补充在战斗中遭受的损失。此外，两次世界大战对立双方的军队均具有在战争中迅速使用新的武器系统的能力。

至于 1945 年以来爆发的如此之多的战争而言，交战双方都发现（或者有时是交战中的一方发现），它们自己不仅是在战争的主要装备方面，而且在装备的备件方面，均要完全依赖出口国的援助。日益尖端的常规武器需要有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基础设施对其进行经常的维修。

我愿意引用玛丽·卡尔德题为“武器与依赖性”的文章中的一段话：

“所有武器发射装置——军舰、坦克、飞机——脆弱性的增加，使得这种既难以隐藏而替换又很昂贵的装备的效用成为问题。此外，现代装备还引起大量的后勤问题。例如，一个中队的 F-4 型鬼怪式飞机，就需要有 7 万个备件才能使其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作战能力。”

毫无疑问，米格-21 或米格-23 型飞机的维修，也几乎需要同样多的备件。

因此，可以这样讲，随着常规武器的日益尖端化，它们也就向越来越多的接受国转让，而没有提供国持续不断的援助，这些接受国并非总是有能力在战时充分部署或使用这些武器。所以，常规武器在全球的扩散起到使人产生一种军事力量的错觉的作用，这本身就危害了世界和平。这种错觉促使一场地区冲突的参与国选择军事解决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谈判与和解的和平手段。

对于按照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决议设立的、就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专家小组第二年要求追加时间以便提交其报告，我国代表团实际上并不感到奇怪。该专家小组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们并不清楚人们期望这一专家小组去确定些什么。无疑，安全与裁军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无须进一步调查。至于这种联系的性质——也就是说，不管是军备导致了不安全，还是不安全导致了军备——两种命题都同样正确或不正确，这取决于所研究的具体案例把武断的学术示例应用于种种混乱的局势，将无助于裁军或和平事业。鉴于联合国政治中那种公认的限制因素，人们只能对这些专家表示同情，他们不得不从这些性质十分一般以致无法作出公正回答的问题中找出答案来。

显然需要一种更为现实的办法，而且这种办法或许已经在军备控制的区域性措施范围内找到了。这种区域性解决办法更有希望，因为大部分军事冲突都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我引用芬兰代表在本次辩论中所讲的一段话：

“在军备控制方面，区域性解决办法的重要性在迅速增长。当然，裁军是具有全球性利害关系的问题。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地理条件又要求采取一种区域性解决办法。全球性办法可以由在不同地区和分区一级进行的不屈不挠、有条不紊的有益努力来加以补充。每一地区都有采取独立行动的天地。在全球一级缺乏进展不应该妨碍，恰恰相反，反而应该促进这种区域性解决办法。”（A / C.1 / 35 / PV.10，第 8 和 9 页）

这样，载于文件 A / 35 / 416 的区域性裁军的所有方面的研究报告，就是为处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所作出的适时努力。尽管这项研究报告本身经过了认真地编写，并提出大量专家见解，但它或许还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专门讨论区域性常规武器控制方面问题的篇幅太少。原因是令人痛苦地显而易见的：除了拉丁美洲某些有希望的事态发展之外，没有什么情况可供报道。

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和控制常规武器方面，拉丁美洲都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应该效法的榜样。人们应该对 1974 年 12 月 9 日在秘鲁发表的阿亚库乔宣言、1978 年又重申这一宣言以及 1978 年 8 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表示欢迎，在那次会议上，20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建立一个与常规武器领域的裁军事项有关的区域性协商机构的问题。

不存在任何仙丹妙药可以消除军备竞赛带来的灾难，现在是我们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了。最近的经验明确地指明了在区域性协定的范围内制定建立信任措施的方向。当然，实现紧张局势的缓和及在这一范围内的军备控制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争端的双方都拥有相互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两项性质与起因迥然不同的协议，即戴维营协议和赫尔辛基协议的军事规定，

或许可以作为未来的指导方针。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导致签订和平条约的协议以及赫尔辛基协议，都载有一些条款，规定通过建立军事信任措施来缓和紧张局势。这两项协议所共同具有的而且应该值得本委员会特别注意的其他特点是，这两项协议都是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达成的。

我在发言的一开始，谈到了那些由于尖端武器的扩散而蒙受军事力量的错觉之苦的国家，并且对一些会员国没有选择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其争端而感到遗憾。联合国因未能向争端的各方提供必要的谈判、仲裁和调解机构而应主要受到谴责。如果本委员会把其时间专门用于建立争取和平的手段，而不是进行抽象的讨论，那么它至少可以减少过去所发生的冲突的数量。

以色列常驻代表 1979 年 4 月 16 日在给秘书长的信中表达了以色列对于综合裁军方案的看法，信中提出了下述建议：

“为了促进无论是在局部还是在区域一级取得进展，建议联合国建立由该区域所有会员国组成的区域性裁军委员会，其任务就是审查达成有关军备削减和控制的区域性政府间协议的想法和建议。这些委员会除其他事项以外，应该致力于寻求解决与‘综合裁军方案’有关的两个具体问题的适当办法：

“ (a) 通过该区域所有会员国达成一致协议，建立符合第 33/67 号决议的限制军事预算的必要方式。

“ (b) 在区域基础上实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在最后文件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第 93 段所通过的各项决定。” (A/CN.10/1, 第 28 页)

应该祝贺负责编写“关于区域裁军所有方面的研究报告”的专家小组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把这一问题摆到了适当的位置上。如果本委员会就象以色列常驻代表所建议的那样同意设立区域性裁军委员会，那么我们将至少使会员国能够对战争行动作出可行的选择，并且使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具有实际的内容。

姆克维祖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本委员会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举行会议的：由于人类可以在任何时候因超级大国以安全名义积累的核武库意外或有点点火所造成的浩劫而被消灭这一可恶的现实，联合国欲使人类后世免遭战祸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举行会议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由于军备达到了全面彻底饱和而无法有效地实现。这是联合国在寻求了 35 年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后所面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

我们有义务向我们的子孙解释这种悲剧性的矛盾现象。如果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种种成就之后所能移交给他们的唯一东西就是人类无疑将灭绝的话，那么他们将决不会饶恕我们。但是，我们的子孙有权利在和平与繁荣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无疑不会仅仅因为我们十分轻率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观点而注定要与我们一起消亡，这种观点就是：坐在 130 亿吨梯恩梯当量的核爆炸物上安全就有保障。

在这种阴暗的形势下，国际社会通过采取下列措施迅速行动起来缓解这种形势是绝对必要的，这些措施是：坚持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执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建议，按照裁军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规定的优先次序坚定地进行谈判，进而达成关于裁军问题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确保 1980 年代这个第二个裁军十年朝着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目标取得相当的进展，以及确保将无用的军备竞赛中节约的资金转用于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于裁军及超级大国和拥有巨大武器库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肩负的特殊责任，对于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于将裁军作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步骤，对于因而有必要将第二个裁军十年的计划与有关第三个发展十年的计划同时处理和协调，以及对于缺乏政治意志以采取必要步骤实现以前一致同意的目标和目的等等，已经讲得够多的了。因此，我国代表团无意不适当地增加有关这些事项的文

献数量。

然而，鉴于核武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对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之间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的三方谈判进展缓慢深感忧虑。达成这样一项条约是朝着禁止核军备竞赛迈出的必要一步，将会减少我们这个星球进一步遭受放射性尘埃污染的危险。为此目的，我们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该参与这些谈判。由于核武器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均构成了威胁，整个国际社会都通过多边谈判论坛——裁军谈判委员会——来参与这一进程似乎是适宜的。因此，令我国代表团失望的是获悉有些国家感到难以促进设立关于核军备问题的特设工作组以及进行有关全面禁试的谈判。

同时，我国代表团希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早日批准，将极大地促进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之间紧张局势的缓和，为就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继续谈判和对话打下基础，并且对裁军，特别是与全面禁试条约有关的全球性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

军备竞赛问题包括不扩散核武器这一目前人们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的审议工作最近已告结束。但是，该会议未能以协商一致方式达成一项包括评价该条约执行情况最后文件这一事实，反映了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意见分歧的程度。在评价该条约执行情况方面缺乏一致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无核武器国家不承认这样一种见解，即无核武器国家可以在没有关于维护其安全的可行的替代办法或者在没有得到保证它们至少会拥有为和平目的不受妨碍地使用核技术的权利的情况下，可以放弃它们发展核武器的选择。而且，人们对作为该条约起草者的这些核武器国家是否能够在有关裁军问题上继续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产生了怀疑，除非这些核武器国家真正保证致力于奉行不扩散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这证明那些本来就是歧视性的条约决不会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可行的文件。

某些西方国家奉行的扩散核武器技术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破坏了裁军领域的

区域性工作，其中包括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和平区。有关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权获取核武器的令人不安的报道，关系特别重大。去年9月22日的事件，达到了这个政权与某些西方国家在核武器技术领域持续秘密勾结的顶点。尽管据说没有确实证据确定南非爆炸了一枚低当量的核装置，但同样也没有具体的科学证据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一事实，正如秘书长在关于非洲的非核化的报告中所讲的那样，仍然是我国和整个非洲关注的一个问题。

与那个种族隔离政权在核领域进行的勾结，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也明目张胆地违反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通过并经联合国一再确认和支持的非洲非核化宣言。对那些继续认为支持种族隔离政权完全无视国际舆论的态度是合乎逻辑的人来说，这种勾结将始终是对他们的一种长期控诉。正象我们去年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所讲的，我们继续认为，这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应该对这种险恶的事态发展负责。

我国代表团支持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和平区。通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在拉丁美洲建立的无核武器区，可以成为其他地区的振奋人心的榜样。承认一个地区的固有独特性，包括承认该地区的国家享有安全的特权，可以极大地有助于建立一个可行的和平区。可是，尽管某一地区的国家作出了这样一种承诺是令人满意的，但也很有必要考虑到该地区以外的核国家的作用，因为这些和平区是以无核环境为理想的。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印度洋的一个沿岸国，印度洋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事日程现已近10年之久了。然而，本组织中某些拥有核武器的会员国，完全违反大会关于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第2832（XXVI）号决议，利用它们在别处的分歧为借口，大大加快了它们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我国代表团重申，坦桑尼亚反对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将其分歧和军事竞争扩大到印度洋地区的倾向。

我国代表团担心，最近的事件使有关这一地区的各种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并且使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前景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我们对美国 and 苏联仍

然暂停就其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进行的双边会谈表示遗憾。

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协同努力，以挫败沿岸国和内陆国在 1979 年 7 月举行的会议上作出的于下一年在斯里兰卡举行关于印度洋问题会议的决定。一些核武器国家，通过乞灵于毫不相关的局势并在现有国际问题中寻找借口，正在执行一项预谋的方案，使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永久化，并且破坏沿岸国和内陆国为实施大会第 2832 (XXVI) 号决议所作出的努力。所以，如果人们争辩说，在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之前，就停止努力寻求解决某些问题的办法，那么这就将意味着本组织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欢迎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就 1981 年末或 1982 年初在安塔那那利佛召开与印度洋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所有国家的最高级会议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我们支持在南亚、中东及其他地方建立和平区，也是本着这样一种信念：这些步骤将加强区域性安全并有助于实现裁军的全面努力。我国代表团将继续支持有关国家在这种努力中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得到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因为这个缘故，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这种保证将不仅阻止获取核武器，而且也表明核武器国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作出承诺。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核武器国家在这一方面所发表的宣言。我们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拟订一项综合方案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虽然这样一种妥协方案或许最终会出现，但我国代表团认为，一项以条约形式出现的、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将是最受欢迎的。我国政府希望能在将来表达它对于这份拟议中文件的内容的立场。

三个星期之前，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取得一定成果地结束了。会议通过的一项总条约及三项关于地雷、某些燃烧武器及无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是今年的积极事态发展之一。

裁军谈判委员会由于取得这一突破应得到赞扬。尽管这些成就并没有包括常规武器的所有方面，但它们象征着在把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扩展到武装冲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为此类禁止问题的其他方面的进一步谈判打下了基础。

而且，我们高兴地欢迎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参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内所发生的变化——其组织的扩大和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以及各个特设工作组的建立——会促进该委员会的工作。

鉴于这是我国代表团本届会议上在本委员会的第一次发言，我们愿意向委员会主席和主席团各位成员表示我们的衷心祝贺，祝贺他们当选主持本委员会的审议工作。毫无疑问，奈克大使杰出的外交履历和谈判手腕将指导我们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将给予最充分的支持。

吴震先生（中国）：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明确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可是，苏联霸权主义者一个时期以来，恣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无视国际关系准则，粗暴侵害别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它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穷兵黩武，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公然鼓吹侵略有理，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它对阿富汗的武装侵略和占领，它支持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武装侵略和占领，不仅增加了世界战争的危险，而且正在将战争的灾难和痛苦强加给阿富汗和民主柬埔寨的人民，使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毁灭，使多少无辜的人民流离失所。局势的更加严重还在于：它在阿富汗的侵略以及它支持越南对民主柬埔寨的侵略只是它全球战略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正在企图以阿、柬两地为桥头堡，加紧推行南下战略，把手伸向波斯湾地区、辽阔的印度洋、整个东南亚、控制马六甲海峡，使其两洋战略连为一体。它的狂妄野心如果得逞，将给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不遗余力进行侵略扩张的同时，苏联却在大会本届会议提出了一个所谓“减少战争危险的某些紧急措施”的议题。它的真正价值究竟有多少，人们从它的实际行动中是不难得出判断的。正如我国代表团团长黄华副总理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的，一手搞侵略扩张，一手挥舞“缓和”的幌子，这已经是霸权主义的惯伎，特别是在一次大的侵略行动之后，它总是要装模作样，发动一次大的“缓和”攻势。譬如，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接着就在1969年建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所谓“加强国际安全”问题。今天，当它占领了阿富汗，并通过代理人占领了民主柬埔寨之后，为了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分化反侵略力量，它又故伎重演，大叫“缓和”了。

它在精心炮制的决议草案中，尽管一再声称，“战争将给各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减少战争危险并加强国际安全”，但是，无辜的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正在遭受的战争灾祸，却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和越南侵略者强加给他们的。南亚和印支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和越南几十万大军烧起的侵略战火破坏的。苏联和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侵略战争，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最现实、最严重的威胁，这是任何狡辩都无法掩饰的。如果苏联真的对“减少战争危险”稍具诚意，那就应该立即执行大会有关决议，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其全部侵略军队，当前减少战争危险的紧急措施没有比这个更为紧急的了。一项实际行动胜似一打纲领。如果苏联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企图继续以假缓和、假裁军的陈词滥调来混淆视听，为自己的侵略行径打掩护，那只能进一步暴露其伪善的真面目，必将遭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揭露和反对。

鉴于苏联建议回避问题的实质，空谈减少战争危险，而根本不提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退它们的侵略军队，因此中国代表团将不参加对这一决议草案的投票，也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

苏联代表在几次发言中，对中国进行了毫无根据的诽谤和诬蔑。他的某几个同

伙，也学着他的腔调，跟在他的后面，对中国进行一番攻击。这些诽谤和攻击极其荒唐无稽。例如他们编造神话，影射攻击中国对阿富汗“不宣而战”；似乎对阿富汗发动武装入侵和军事占领的不是苏联的十万大军，倒是从未向阿富汗派出一兵一卒的中国了。这种愚蠢的造谣和诡辩，只能暴露侵略者欲盖弥彰的狼狈处境，有谁会相信呢？他们在诬蔑中国反对裁军，破坏缓和的同时，大力标榜自己是裁军的旗手，如数家珍般念念不忘苏联东拼西凑的那些所谓的裁军决议草案。远的不说，近十年来，苏联的确提了有不下十来个决议草案了吧。但是，我们只想向苏联代表提问一句：“你们在抛出这一大堆决议草案之后，到底有没有裁掉一枪一弹？有没有裁掉一兵一卒？”不但没有，而且恰恰相反，苏联在这一期间，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进行扩军备战，战略武器成倍增长，坦克、飞机、大炮几千几万地增加。军舰总吨位增加上百万吨，战斗兵员增加上百万人。这样严酷的现实，怎么能用几句欺骗宣传掩盖得了呢？既然你们言行如此不一，我们把你们的这些所谓裁军建议叫做假裁军，不是很合适吗？苏联及其追随者对中国进行诽谤和攻击，正是由于我们揭露了苏联假缓和、假裁军的真相。苏联推销假货，还大力吹嘘，洋洋自得。这不正好说明，苏联代表的吹牛和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吗？

至于中国对裁军的态度，我们曾一再表明，我们赞成真正的裁军，支持一切合理的主张，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在第一届裁军审议委员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都提出了我们的具体建议和主张。只是这些建议和主张不合苏联的口味，所以苏联代表一律把我们叫做“反对裁军”。把我们反对苏联的假裁军叫做反对裁军，一字之差，反映了苏联代表的别有用心。这是必须加以揭露的。

莫伊尼先生（伊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奈克大使表示祝贺，祝贺他当选为本委员会的主席。我确信，他那有效而老练的领导艺术，能够使我们

本届会议的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极为注意地听取了本委员会就裁军的各个方面进行的富有启发性的审议。由于我们这个地区正在经历的悲惨情形，我国代表团打算就与我们国家目前局势最为有关的裁军的一个特殊方面，也就是控制向发展中世界的冒险主义政权提供某些具有毁灭性作用的常规武器的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目前的关系格局主要是建立在某些概念之上，这些概念不仅不能使世界走向持久和平与安全，反而把世界引入冲突、侵略和战争。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受到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制约，这些原则是，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不承认使用武力所攫取的领土及不干涉和不干预他国的内部事务。然而，事实上正是权力及攫取更多权力的观念支配着世界各地决策者特别是那些梦想个人荣耀与尊严的人的头脑。这种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就是超级大国及其他大国所独有的特征。它们还通过怂恿世界不同地区的某些霸权主义政权取得惊人数量的军备以及奉行控制和侵略政策，把这种态度强加给了整个发展中世界，从而导致了地区性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

越南的经验表明，超级大国在发展中世界直接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已经最终过去了。于是，超级大国开始寻找那些地区领导人，这些人准备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交易，接受武器和援助以实现其黄粱美梦，反过来，他们又利用自身及其民族的资源保卫大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

在波斯湾地区，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奉行了这样一种政策，他们利用被废黜的伊朗国王作为其代理人。但是，随着国王的暴虐政权的垮台，帝国主义发现自己立即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但一个强大而忠诚的追随者从这一地区消失了，而且一场民众运动已取代了他的位置，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使该地区免受超级大国的影响而斗争。结果，国际帝国主义在波斯湾的目标具有两种明显的内容：第一，寻找一个取代被废黜的国王的替代者，第二，破坏伊朗所进行的反帝国主义的

革命。

帝国主义势力的运气不错。他们在那一地区发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暴虐政权，该政权不仅非常愿意取代被废黜的国王，而且准备利用最野蛮和最残忍的手段妄图破坏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同时用毫无根据和最荒谬的借口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护。

对伊朗进行的野蛮侵略战争是一个生动示例，它表明了向一个有权力欲的扩张主义政权提供大量尖端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在这场战争中，侵略者集中攻击人口稠密的居民中心，甚至在夜晚使用中程地对地导弹袭击手无寸铁的人民。这里所产生的问题是，武器的供应国对由于第三方滥用这些武器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应负多大程度的责任。例如，当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被一个野蛮政权用来袭击伊朗的人口中心时，这种武器的供应国应该对这种武器不合理而且是非人道的使用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呢？

主席：伊拉克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我现在就请他发言。

阿瓦尼斯先生（伊拉克）：我必须要对打断发言提出一项程序问题表示歉意，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伊朗代表已经背离了本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即就摆在本委员会面前的广泛的议程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这里并不是我们讨论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纠纷的地方，先生，我确信你会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处理这一问题的最适合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而不是第一委员会。因此，我要求你请伊朗代表将自己的发言限制在第一委员会所要讨论的问题上。

主席：我已经注意到伊拉克代表的发言，我利用这一机会提醒伊朗代表，我们在这里正在就裁军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因此，我请他将其发言限制在正在讨论的主题上。

莫伊尼先生 (伊朗): 在当前对伊朗进行的侵略战争中所采用手段的残酷性, 是整个国际社会应该严重关注的一个问题。此刻我国平民正在遭受的各种苦难, 就是因为向一个扩张主义的暴虐政权提供军备所造成的。

在听取迄今为止在本委员会所做的一般性发言时, 我们注意到各国代表团都坚信, 裁军对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处理裁军问题时, 我们主要是在与烟雾而不是在与导致增加军备的火焰进行斗争。我们认为, 除非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基于那种目前支配国际关系的对抗和强权政治, 否则就不可能找到解决裁军问题的有效办法。我们正在期待着这一天, 那时, 世界上将不再存在为了取得个人荣耀而威胁人类安全与和平的满脑权力欲的领导人。我们还期待着这样一天, 那时, 武器的生产国将停止把军备的生产与销售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业及维持经济增长的便利工具来考虑。

扎伊米先生 (摩洛哥): 首先, 摩洛哥代表团愿意表示, 它见到奈克先生主持今年第一委员会的工作感到很高兴。他的智慧、经验和沉着态度, 使我们有理由希望, 我们就诸如裁军及捍卫国际安全这样一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的审议, 最终能开始走上通向圆满解决的正确道路。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都是杰出而称职的专家, 这更加证明我们的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你保证, 我们将充分与你进行合作。

的确, 我们需要我们所能集中的一切诚意和经验, 以期圆满结束我们就人类如此紧迫面临着的并且是决定其命运的关键问题进行的审议工作, 尤其是因为今年第一委员会是在一种令人极为惊恐及富有爆炸性的国际气氛下审议裁军问题的。

令人遗憾的是, 在干预和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恶劣行径仍在继续的时候, 我们却无能为力地站在一边, 袖手旁观。某些国家让自己采用包括动用武装部队在内的最无耻的手段对别国进行干涉, 以便对别国的正常政策施加影响。这种危险的做法

使得世界各地紧张局势焦点的数量有了增加，拖延了削减军备的期限，同时使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产生并强化了不信任感。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冒险行动并非是大国的专利，这表明了一种将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极为严重后果的霸权主义倾向。

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希望，而由于该届会议的各项决定得到了全体一致的支持，情况更是如此。这首先仅仅是因为该届会议已经召开了，其次是因为该届会议确定了目标和优先次序，最后是因为该届会议使审议和谈判机构的结构有了显著的变化。

将联合国大会的一届特别会议专门用于讨论裁军问题本身便是一种令人鼓舞的迹象，它表明人们更加意识到下述问题的严重性，即为避免储存核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固有的危险及在有效国际监督下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已陷入停滞状态。

此外，重申和确认裁军谈判的优先目的和目标受到了全人类的欢迎，在就这种目标和优先次序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可以使我们迅速取得积极的结果。

调整审议和谈判机构最终改变了那种反常的和不安定的局面，这种局面曾经加剧了谈判所一向面临的种种困难。在这里，我们愿意对所有核武器国家都积极参与裁军谈判表示十分满意。

由于这种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裁军谈判的某些领域将取得确实的进展。令人遗憾的是，我必须指出，这种进展是要花费时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的持续尖端化，继续以较前快的速度进行着，并且没有任何放慢速度的迹象。国际形势的恶化也加剧了这种事态。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便是暂停执行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二项条约。缺乏进展就使得有可能发生各种新的情况，给所有大小国家都造成新的威胁。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在为克服这种惰性而做出值得赞许的努力，该委员会的结构和活动已经更加平衡和更加民主化。这些努力无疑产生了某些程序性的

结果，值得注意的就是建立了一些工作组来处理裁军各个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遗憾地发现，在任何领域的实质性问题上都没有取得确实的进展。无论是在核军备竞赛问题、制止核武器试验问题、化学武器问题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还是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我们都极为沮丧地注意到，在适用范围或领域、定义、待认可的标准、核查办法或甚至有时是最后文件的法定形式方面，都没有取得进展。

这种状况实际上归因于缺乏那种能引导我们走向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的真正政治意愿。而缺乏政治意愿反过来也表明缺少相互信任，甚至妨碍了我们就可能有助于加强相互信任的标准和实际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军费开支令人头昏目眩地螺旋上升根本上也是归因于此，军费开支现在已达 5000 亿美元。

不用证明，这种情况说明在削减军费开支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人们可以回忆，联合国大会曾屡次三番地试图做出一项明确的决定，将主要军事大国的军费开支至少削减 10%。然而，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目标；各种障碍始终存在着，如果所有有关方面都具有诚意并且存在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那么我们认为这些障碍就并非是不可克服的。

现在是结束这种停滞状态的时候了。对于在本委员会及其他审议和谈判机构开始的对话，必须给予新的动力，并且必须要打破其目前的停滞状态，特别是因为所有核国家都在充分参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和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审议工作。

为了和平以及为了避免文明（如果不是整个人类）遭到彻底毁灭，这些核武器国家和各大国都有义务真正表示出更强的政治意愿，使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做出的值得赞许的努力最后得到成功。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目前笼罩全世界人民的恐怖和不安全感并不是这种毁灭的第一个征兆。

中小国家在面对这种不尊重国际法原则和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国际形势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对于一个其主权、领土完整及为自己自

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受到某些霸权主义者威胁的国家来说，裁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某些超级大国目前建立势力范围的倾向，使得一些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成为服务于超级大国目的的破坏稳定的工具。除了求助于那种耗资巨大的军备，从而使经济背上沉重负担并且破坏了进行发展的任何努力之外，这种做法的受害者们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中小国家对于就裁军及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的充满希望、富有成果的积极对话，肯定是关心的。它们的安全及生存岌岌可危，它们的发展与繁荣也有丧失的危险。从耗费在破坏手段以及那些我们希望永不使用的核装置更加令人恐怖的尖端化上的巨大支出中，应该至少取出一部分用于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公正和幸福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将首先从中获得好处。

这说明了象我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最为重视裁军这一复杂的问题及其必然结果，这种结果就是在谅解、合作、友谊和睦邻的范围内，恢复基于平等和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及各国自由选择其生活方式的国家间关系。

同时，我们继续认为，在我们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完全销毁一切核武器储存及绝对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之前，建立、保卫和巩固和平区及非核区是近期的目标，应全力以赴促其实现。

同样，我们认为核国家应该向无核国家作出真正明确的保证，保证不对其领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适当注意到了苏联代表团介绍的那项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目前正在全面研究该项决议草案所包含的种种意见。说到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保证一事，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只有正式地作出一项承诺，诸如签署一项根据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公约，才能有效地向无核国家作出保证，不对其各自的领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摩洛哥以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身份，正在为寻求各种解决阻碍我们真正实

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问题的适当办法而稍尽绵薄。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继续探索有可能取得这一成就的一切方式和方法。我们决不能老是讲第一委员会必须要认真处理有关裁军各方面问题的谈判所陷入的僵局。本委员会为有关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能够更明确地说明各自对如何打破僵局这一问题所持立场，以便向着全面彻底裁军前进。

我们希望，在明年开始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子孙后代就取决于这一点了。

主席：今天下午再没有其他发言人发言了。伊拉克代表希望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瓦尼斯先生（伊拉克）：今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和伊朗的代表都作了发言。我国代表团希望保留它行使答辩的权利直到明天晚上为止。

工 作 计 划

主席：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通知委员会，主席团一直在考虑第一委员会如何能在本届会议开始时它通过的工作计划的范围内，继续履行它的各项职责。

人们可以回忆，我们曾经决定在 10 月 31 日星期五结束就裁军项目进行的一般性辩论。委员会还知道，在本届会议上某些会议因缺少发言人而不得不取消。此外，一些成员由于有其他事情而未能遵照发言者名单的安排进行发言，一些代表曾要求在委员会同意的截止发言者报名的期限之前，将其列入发言者名单，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发言者均已安排就绪。因此，主席团建议，委员会将把拟于 11 月 3 日和 4 日召开的四次会议专门用来听取作为一般性辩论的发言，而又不损害任何

成员按我们工作计划中所决定的就提交给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进行发言的权利。

同时，主席团呼吁所有列入发言者名单的成员明天和星期五按照他们在名单上的次序进行发言，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有在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无法安排他们发言的危险。

就此而论，主席团认为，一般性辩论的延期不应该超过11月4日星期二。否则，委员会或许就不可能在大会规定的最后期限内完成它的工作了。

我希望委员会乐于接受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安排，即让更多的代表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

如果我听不到反对意见，那么就将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

下午5时零5分散会。